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八

敕

命中書勞西番指揮何鎖南

君子守信以義從仁所以仁者盛義者興此理道之行者也今西番指揮何鎖南自附以來信義甚堅前歲命往烏思宣布朕命遠涉萬里不憚勞苦至烏思所言朕命如敕今年以家小來京合加禮待使足養其親下程米三十石麥如之其鎮撫劉溫人職雖微心亦懷誠眷屬亦也至京下程米一十石麥如之

命中書回安南公文

安南僻在西南本非華夏風殊俗異未免有之若全
以爲夷則夷難同比終是文章之國可以禮導若不
明定儀式使知遵守難便責人中國外夷若互有道
彼此歡心民之幸也何在繁文今後若與安南往來
爾中書行移詔書無故不輕往使彼得以自由豈不
有便於外夷者歟爾中書昭示安南知會若欲三年
來貢其陪臣行人許五人而止進見之物須教至微
至輕必來使自捧而至免勞彼此之民物不在多惟
誠而已

諭元相驢兒敕

邇者人自土河來言及今歲丞相少染微疾於私頗
滯旣聞之後深爲丞相之憂何也蓋聞人之有疾者
莫苦甚於此其有說焉者三儒曰寃愆釋曰定業道
曰宿債是三說也虛實不可知又曰若此非福人不
可解否衆德難以釋卿本忠貞之將聞名久矣今知
若是爲美所爲特差人賫藥餌往治丞相無疑而服
之故茲敕諭想宜知悉

諭安南國王陳叔明敕

敕諭安南國王陳叔明前者爲入貢之禮繁所貢之
物廣然廣則廣矣以物度之上不足以備內廷之供

下無利於軍民往復勞苦致生嗟嘆爲斯止貢二年
一至至必貢微情厚乃國王之體也何王不知我
之至意數來無誠物賡寡用安得萬里神交者耶且
王居遐荒山川阻險封疆之際密邇中國之邊陲若
欲互生情愛福及黎民則送往迎來毋必自侮若泛
常施以小詐將非重輕則大體一失禍不招而自至
又非無事而生事今王不如我約貢物之廣勞民從
事行移字異莫辯直僞阮士諤非人國王之爲也今
陪臣行人歸特諭王知邇來朕中書御史臺朋黨相
尚事覺已行誅畢因是王知故茲敕諭

諭安南來使敕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洪武十一年爾王差陪臣
阮士諤來貢朕知彼中多難特以心腹之言敕諭阮
士諤歸朕恐待王之禮薄專命內臣與阮士諤親往
安南何至其境士諤星奔日馳兼程先至及我內臣
既達爾邦其士諤罔知所在故以出門入戶之禮排
筵席宴之間異端非一此果禮之誠歟抑侮之設歟
然看如細務實相愛之大端此禮既非其於他者何
且安南中國雖稱僻居遐荒實是密邇雖曰密邇地
不足以廣疆人非我用往昔中國之君雖統朕思限

山阻川實爲疆制若我中國有道內安四夷守分何
欲事大之來者今安南與朕本無嫌疑若較斯非必
後有餘愆洪武十一年阮士諤來朝及其至國觀况
似非有官今爾等來若欲令見又非有官故不令見
爾等歸告陳叔明安分高枕雖不來朝亦也無虞邇
來朕失務德人神有變惶懼無已爾勿我干故茲敕
諭

諭占城國王阿荅阿者

洪武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占城使至爲朕上壽賀禮
甚厚若觀物之厚更期日而至非占城國王誠意極

專其來使奉命之篤萬里之外豈能期時而若此耶
然覽表閱辭乃知復與安南交兵水戰弗利且云失
去物件及有白曹之僞朕所以戒爾兩國毋得深捕
仇讐以安生民今一勝一負終無休息果何如之今
再敕前去王其審之古人有云殺莫大於好殺生莫
大於好生所以莫大於好殺者好用兵也天之所惡
用兵也生莫大於好生天之所好者仁也人能行仁
之道有血氣者無有不生焉且爾兩國之爭是非吾
所不知但知曩者安南兵出敗在占城之下占城乘
勝入安南之國其安南辱之甚矣若此之後已而已

王能保守封疆奉天勤民則福祿綿長矣如其不然必欲驅兵連年苦戰彼此勝負固不可知如鷓蚌相持漁人獲利是故或彼此悔之晚矣朕觀宋書占城在宋朝時曾被直臘入境難之甚者也朕書至王當修睦四鄰之道以是服非則可毋恃彼是此非是謂不可因王至意故戒之再三使歸王其修仁惟吉故茲敕諭

問高麗貢不如約

曩元之馭宇運未百年而天更朕代元爲君臨御十有三載四夷入貢惟三方如舊獨爾東夷固恃滄海

內弒其王貢不如約外構民禍必三韓之地有爲故若是歟命使往問叛服不常其故爲何故茲敕諭想宜知悉

諭神樂觀敕

開基守業必勤政爲先趨事赴功非信誠必責傳不云乎國之大業在祀與戎曩古哲王謹斯二事而上帝皇祇悅賜天下安和生民康泰朕起寒微而君宇內法古之道依時以奉

上下神祇其於祀神之道若或不潔則非爲生民以祈福而保已命也昔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代秦祭

御製文集 卷八
於社稷之神然後與師當祭之時畢則有受脰之禮
其受之時必思神洋洋乎在其上而穆穆然或左而
或右委心敬慎而受之則祥故敬勝怠者吉怠勝敬
者滅所以成肅公受脰之時起慢神不恭之貌因伐
秦而卒是以知敬者必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
命也於斯祀神之道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
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
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朕觀古人之敬神也若
是其驗禍福亦若是斯可謂無神而不信乎可謂佞
神而祈福乎二者皆不可惟敬之以禮而已朕設神

樂觀備樂以享

上下神祇所以撥錢糧若干以供樂生非做前代帝
王求長生之法而施之然長生之道世有之不過修
心清淨脫離幻化速疾去來使無艱阻是其機也於
戲昔殷周之父老何存漢唐之耆宿安在果長生之
道乎朕設神樂觀以備樂碑之於觀以示後世其觀
主不潔樂生不精贍生不足以此觀之不但君不勤
於祀事其朝臣觀主必也亦然若君勤於祀事朝臣
觀主無一體之敬則國有常憲故茲勒石想宜知悉

翰林侍講學士李紳敕文

治天下之美非賢何以洽民非文何以昌化所以文
助志士志士行文之理文所以備載萬物闡演幽微
無所不至昔有唐之有天下時和歲豐無乃弘文館
之設有方任館內之事者必內相之慮勤以致遐邇
來庭外戶不閉斗米三錢家給人足朕聞之心踴躍
而欲肩之何用賢之道弗齊致遺賢於遠邇故若是
今特命爾某爲翰林侍講學士自任之後文同韓柳
勲比房杜以昌治化汝往欽哉

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救文

朕聞君子之道行是爲萬幸君子之道不行是爲不

幸非道不行也乃是君子之不才致道有滯於一時
吾中國之文始八卦以代結繩而編簡至於方冊流
傳古聖人之言莫不備載萬物性情造化無所不該
焉洪武初大將入胡都得圖籍文皆可考惟秘藏之
書數十百冊乃軋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
聞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所譯之理
知上下察幽微其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於戲軋方之
書秘書非爾安能名於中國爾非書安能名不朽之
智人特命爾某爲翰林編修汝其敬哉

諭征南將軍

諭總兵官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
藍玉西平侯沐英雲南之地稽之古典氣厚風和人
民尚兵上古以爲遐荒中古禹跡所至以別水土故
地屬梁州之域自漢隋唐三代皆中國所統曩元旣
有其省數出名臣望重者鎮之今將軍等率精兵前
進不逾百日而取之若非名臣重望者守之愚下之
輩未可托也今特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允明二
大臣暫署雲南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事定之後除
官替回故茲敕諭

諭左叅政張統左叅議韓鑰

古之尚志之士必立身行道而道行名成而後已所
以然者何貴身榮家以顯父母卿效賢人之道方始
當日省月覺以觀下愚造歿身之計今命卿西南方
面重任君子道興之所然且雲南諸夷雜處之地若
欲治安非出群之才不可卿必忠可格天誠可會人
生靈是幸故茲敕諭

建昌僧官敕文

天下大道惟善無上其善無上者釋迦是也固大慈
忍志立大悲願心行無所不至化無所不被論性原
情談心妙理潔六塵之無垢淨六根之無翳去諸魔

而清已法界制外道以樂人天斯行斯修而歷劫無量乃降兜率至於梵宮既捨金輪而猶苦行於雪嶺時道成午夜明星相符朕觀如來以已之大覺而欲盡覺諸法界衆生其爲慈也大其爲悲也深可爲無上者歟世人宿有善根者皆慕佛力寰中之修者甚廣今建昌僧某博修佛道善馭僧民其方士民仰僧善道感化人淳既內附之誠理宜授以建昌府僧綱司某官爾史曹如敕毋怠

諭僧純一

昔釋迦之爲道孤處雪嶺於世俗無干及其道成也

善被兩間靈通上下使鬼神護衛而聽從故世人良者愈多頑惡者漸少所以治世人主每減刑法而天下治斯非君減刑法而由佛化博被之然也所以柳子厚有云陰翊王度是也爾沙門純一既棄父母以爲僧當深入危山結廬以靜性使神遊三界下察幽冥令生者慕而死者懷景張佛教豈不修者之宜世人因是而互相倣倣雖不獨處窮居人皆在家爲善安得不世之清泰因爾僧之所及也爾不能如是上千朝堂欲氣力以扶持意在鼎新佛寺集多財以肥已孰不知財寶既集淫慾並生况釋迦非大厦而居

六載大悟心通方今梵像巍巍樓閣崢嶸金碧煒煌
華夷處處有之此釋迦之所感若是歟集財而建造
歟爾僧無知不能脩內而脩外故不答特役之今脫
爾行令有司資路費往尋名山悟善已道以善人他
日道光必燭寰宇可不比佛之爲道哉

命道士祭嶽鎮海瀆

爾諸效仙人等律已脩身道法清虛之玄去貪嗔絕
妄想一精英以步昂霄爲斯清靜特命奉
神於嶽鎮海瀆爾其消潔乃心供犧牲祝帛於
神座汝往欽哉

神樂觀提點敕

朕設

神樂觀備五音奉

上下神祇其敕居觀者皆慕仙之士其仙之教也或
云始廣成子流傳至漢曰道士凡此者多孤處雲居
棲巖屋樹是則宜其脩也晨昏目心以去玄覽宵晝
仰觀俯察以滌宿世之冤愆措今生之善行俄爾有
知則倏然忽然躡雲衢而神遊八極往無不達交無
不接如此者安得不與
神通故有飛神謁

帝直謂人詞者斯可謂脩之至也今見修道士某雖未若此其志已處清虛特命職格神郎五音都提點正一仙官領神樂觀事爾中書吏部如敕施行諭往欽哉

神樂觀知觀敕

朕聞軒轅時崆峒有修者其教獨善其身而已效之者往往逮至漢天師張陵致神倏忽飛符役劔轉斗移星其幹旋造化人莫知其然今之道士祖而效之雖未若是人皆清淨斯可職而奉神彼得樂於脩鍊者也神樂觀已命正官掌領觀事尚缺分理者部諸

樂生以聽陳舉今見修道士某可授清淨五音知神樂觀事爾中書吏部如敕施行使往欽哉

諭延安侯唐勝宗

古人之將居成平而有無功而受賜罰者相傳至今代代有之所以受賜者以其禦患於成平捍侮於不測所以受罰者不能禦患於成平失捍侮於卒然故事淪前功勳消怠惰是皆明著史冊賢人君子孰不見之洪武十四年越中山賊嘯聚林藪深爲民患特命爾延安侯唐勝宗帥兵進討逾五月乃平今年春歸賜田一庄爲子孫世祿嗚呼攻城不易守城尤難

卿能禦成平之患宜嘉勞之故茲敕諭

諭江夏侯周德興

昔君之武臣有忠於君者盡其筋力之勞所以爲君禦災捍患至身終而後已朕於史書見之每嘗嘆羨不已俄洪武十四年夏蠻獠爲盜病民朕命年壯能涉崇山峻嶺之將帥兵討之時爾開國元勳江夏侯周德興侍其傍即請願行朕不覺興嘆將謂古有是而今無此今乃若是豈古人獨名者耶朕本憫其年逾六十不忍使行今必固請遂命行抵秋成功凱旋賜卿田一庄爲子孫世祿嗚呼勤忠不怠禦侮安民

非卿者誰故茲敕諭

諭右軍都督僉事張德

古人爲將志在智無遺策信在無敢後期勇無當前仁撫下使懷恩伸令嚴而必不犯前者東澗山民嘯聚命卿爲偏將軍與延安侯同姓逾五月功成今旣凱旋賜卿田一庄子孫世祿故茲敕諭

諭太學生

仲尼之道上師天子下教臣民始漢至今曾有踰斯道而又於世者乎朕統一寰宇育夷夏之丞黎偃兵未久創業未周惟學校之設國之首務十五年春命

工曹會百工以構廟學逾五月工曹奏工已成矣是以至師於是來生徒以受業期在育君子必履仲尼之道以助後嗣共安天下之蒼生今師生皆至若不敕以學道之志明以亂常之憲則恐養非君子用非賢人徒勞民供所以志於學者志在謙柔恭謹毋縱血氣之剛人我之驟固守仲尼所云四非之篤慎日經旬以逾歲月不變其所學則賢人矣雖齒落而頭童何憂乎身不易耶邇聞生徒多刁黨尚此志者紛然特紊命教之道大傷學規於斯不才非獨時累於身體將必常憲而不原若體朕意而學者飯至而食

湯至而飲晝惜寸陰而進業暮然燈而求精有時問道於師必跪而請授若非此禮而問道則繩愆廳紀之特敕禮部條陳警戒諸生勉之故茲敕諭

諭安南陪臣謝師言等歸

盛暑時來涉山川之遙晨進昏止吞烟服霧勞已至矣然是修職貢而以小事大之行爾承安南國王之令今事畢而歸盛暑未終潦水汗漫非舟不濟舟則舟矣爾當中庸其心凝然其神則天假颶風渡衡陽之浦不期而濟之必矣不然巨魚尾浪鰲背風生蛟蜃噓氣而雲橫八極非一誠心而無二者豈不危然

而懼乎是時櫓傾而舵摧欲良工以完之奚速成也哉朕以天道人事表裏而諭一如朕命吉哉故茲敕諭

諭征南將軍穎川侯永昌侯西平侯

舊歲命爾等率甲士三十萬南征諸夷兵臨普定如風行草上所以去後還昂致有小疵及至入雲南之域擒首帥於曲靖之西敗烏蠻於可渡之北席捲豪英長驅於碧雞金馬來云已駐牂牁未幾捷報摧堅敵於點蒼山下而撫金沙邏邏心悅者其金齒不戰而率土以歸於是雕題之蠻聞知即遣使入貢以再

而獻生口檄從百夷之種威來八佾之邦將軍其勞至矣然功並亘古勲著彤庭英風遍播於華夷丈夫至是豈不以顯父母揚名者矣今也勤勞既多欲勞以飲用柰何山川險遠速不及赴特以朕心勞之其敕然耶故茲敕諭

釋湖廣黃州府同知安貞

諭湖廣按察司九月二十五日未時奏目至京爲安貞被猾吏所陷按問如律在法司守法之道故宜朕原貞由皆非私也物皆公用况房屋一定不移之物牀榻椅橈之類雖可動移旣成又居公廨係官之器

其貞他日別遷豈將在官之物隨行若以如律治罪則今後官居無如民居官舍陋於民舍何足以統民其陷害官長猾吏此風一長則諸司無官矣敕至安直復任猾吏刑來故茲敕諭

諭靖州衛指揮僉事龐虎等三頁

朕聞人臣之忠義者未嘗蒙蔽人君而為忠臣者也前為地方撥屬不明敕鎮撫畢安詣衛教爾為忠良智謀之士豈料信從蠻夷暗受賄賂賣棄地方及至指教之際妄行捏詞面欺回報以致都司問擬如律的決降充總旗朕思前勞既多今所作之罪不淺若

的以前罪決之朕心不忍然而罪皆釋免理當調守雲南霑益臨安二衛守禦符到即行毋稽故茲敕諭

諭刑官

肇法司於玄武之左鍾山之陰其所名者貫城且法天之貫索也是星七宿如貫珠圈而成象乃天牢也若中虛而無凡星於內則刑官無私邪政平訟理故獄無囚人貫內空若凡星處其中而有數枚者則刑官非人若中有星明亮者則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司已法天道爾諸職事各司其事還有以身心法天道而行之耶若如天之所以獄清而無事心靜而神

安以玄武之澄波映鍾山之蒼翠雖飛巢巔而走窩
下亦莫潛毫釐洞見其真智人居是能不開懷抱而
長嘯終日引觴侶酌以快今生度不負朕肇法司之
所志也汝其敬哉

諭河南布政司及諸府州縣官吏

大河之水天泉也非尋常之水若所在牧守心仁吏
如律事則河蜿蜒東注無摧山裂石之勢若牧守包
藏禍心吏不法以行事則河流洶湧駕洪濤於平野
魚鱉游園林如此則牧守郡吏將必禍焉舊歲河南
來奏河水瀰漫數州皆徙民居田園爲之一空朕於

日夜究心河水爲患田園一空桑麻盡爲所蕩衣食
旣缺將何立命况且東作將興老幼艱辛命特命駙
馬李祺賚朕救命往所災處所優給其民雖不足厚
給之恩終解吾民之苦爾諸職事一如朕命奉行毋
怠

諭琉球國王察度

王居滄溟之中崇山爲國環海爲固若事大之禮不
行亦何患哉王能體天道育琉球之民尚好生之德
所以事大之禮興自朕即位十有六年王歲遣人至
貢本國之士宜朕甚嘉焉特命尚佩監奉御路謙報

王誠禮何期王復以使來致謝朕今更專內使監丞
梁民同前奉御路謙賚符賜王度金銀印一顆送使
者歸就於王處犒馬不限多少從王發遣故茲敕諭

諭翰林檢討李陞

嗚呼君子備道而有不幸焉曰老不遇也壯夭也疾
甚也古今於此三不遂志人以爲恨朕未然其說俄
監察都御史以知人情舉卿詣朝朕令試之試者奏
卿人才矣朕亦親出題鍾山之景使發方寸之靈弗
逾時來呈覽之言雄句壯氣宇豪英朕思任之必國
民之利當任之時卿訴疾甚步趨艱辛猶未深信但

令職翰林檢討以省步趨之艱幾月目形體聲貌果
疾之甚也况聞卿老母年邁特敕卿歸故茲敕諭

諭琉球山北國王怕尼芝

上帝好生寰宇生民者衆

天恐生民自相殘害特生聰者主之以育黔黎邇來
使者自海中歸云及琉球三王互爭於農業少廢人
命頗傷朕聞知不勝憐憫今因使者往復琉球特諭
王體

上帝好生息征戰而育下民可乎不然恐
上帝有變事可究追故茲敕諭

諭刑部尚書開濟父

諭尚書開濟父開蒙翁志堅人也所以子尚書今尚書之志正在首觀時誠固志人也又若是而不異則出任賢稱矣翁願若是國民幸若是朕思必若是欣哉欣哉不亦美乎然翁慈父之道不已又携孫等赴京可見翁以子爲國爲民之切許國之心盡矣足翁平昔之志况今日之耀朕幸翁來多方更訓揚爾祖宗保我社稷故茲敕諭

諭翰林待詔沈士榮

古智人有爲身而脩身吾不知脩者誰也或曰身爲神而脩或云神爲身而脩因是之辯惑之而更惑果身脩神歟抑神脩身歟吾不知二脩之道但見古人遺跡欲求身易而不艱於生身後不亡其名亦未知果爲身耶神耶或曰終神也夫神天命也命也者氣也氣之所以含情抱性樞於意焉所以脩者爲神而脩身若全首領於終世則神靈矣未有殘肌膚而異身首而爲神之善者邇來閩中有士習安神之道云東馳西奔詢及儒釋道三宗必欲達之以妙已之虛靈審當求之時若病篤而尋名方可見求之切歟朕

與之論惟儒術之學或可或不可因朕不識儒之奧故云如是引談空之語皆諸方舊云懷抱甚博然迷於是而已不變矣再引道之清虛與校之未免膚不及肌耳嗚呼善哉君子雖未至三宗之奇有心若是豈不謂學之足矣聃云居善地心善淵今之人頑骨近斯三宗者豈不全首領而妙虛靈者乎此即智人也

論僧

佛始漢至教言玄寂機秘理幽以其有傳也抵期而無教以其無教而有印心之旨愚不知旨故乃求旨

切無乃顛慌恍惚茫昧於未判之先後累切之丹衷何見一微塵之旨云何以旨問旨故指空談空謂空無際而無依忽焉無倚愚不知踟躕不已特以色求色以音求音孰不以謂利便而可也歟斯愚問而求旨之切故聰者孰謂可歟既聰者不以爲可將焉求諸所以然乎而或云佛本昭示善道大張法門豈有昧而又昧玄之而又玄蓋昧在昧出玄在玄生故遠求之雖在天外遍歷八荒亦何有知之見耶朕嘗聞知有好寢者通霄烈風迅雷而寢者恬然無覺此果心已矣乎神已矣乎果心已乎則以心問心果神已

乎則以神問神亦不亦易乎然此若是之易難使佛見前安不為諸徒之所辯而無所措其法焉法本無門而有由道由何而止焉焉知知止而無識焉所以我空非空我相非相要見觀體無知之能似奔星廓落電影馳雲或為虛妄而妄則妄起無端所以今之脩者棄本宗而逐末猶不知陷身於水火將焚而灰溺而腐尚以樂而不逼以為快哉斯愚不知旨故特以為然或聰者自以為利根雖搜空萬劫之虛靈亦何見旨之有耶且以大藏教中諸佛泛言今之脩者以為經之泛耶旨之異耶若以經泛旨異則古智人

夜孤燈於嶺外晝侶影於林泉趣不我知我不趣知愚豈不謂嗤嗤然而以為譏乎審者以謂不然動靜動靜以為天下樂是則以為智人便信則以為天下安化則以為天下幸行則以為天下福朕同知所以舉大一藏教云諸佛之故鐫磨鈍根而為說法朕不知法故特以儒書之所云子釣而不綱設使綱而絕流衆目既張了必歸於何處假使誠有歸處則一大藏經添一倍不為多減一倍不為少孰盡去之而願受謗周無文而備有法還契不立文字者互相妄誕如斯之說特敕智禪而云乎

諭天界寺僧

諭天界寺善世諸行人吾聞釋迦之教務靖不喧時
洗心而刻滌慮去五欲之魔清六根之本雖不至六
通圓覺之果其報也必將來所以脩行者磨厲也行
者行也功者造積也凡云脩行者先置驗不速又將
不期然而然歟今之脩者期驗欲疾茫然久之心不
耐已慮不隔塵世之有者念無不在由是而失道迷
宗愆重鬼山信之乎邇來左善世右善世左覺義欲
不絕而事生曠致伽藍之有鑑使犯憲章斯非他人
訐告亦豈朕之不然自作而爲定業將欲以去難實

艱於解分是何行哉皆不務靖而好喧生事自取者
也行人悟焉且二善世一覺義奏溧水一庄收糧五
百有零除納官糧外餘四百二十二石九斗六升盡
爲後夫之用不足又四百貫鈔益之猶以謂不足今
來需者甚溧陽庄如之朕准其奏而欲收司者稽之
及至寺取人而乃將司者半隱而半出亦云庄所並
無司者至於再三物色難以抵諱尚且東支西吾行
止不顧豈有奏僧糧有礙朕將理之反匿其司者此
果實歟不顧行止而誑歟於戲欲世之不可絕而絕
之嗣祀之道不可無而忘矣何爲苦心志而勞用婪

機設妄語於無端斯智禪乎

諭天界寺不律僧戒泐復

志所以崇聲名立節義去浮沉凡丈夫舉此必欲出類拔萃而異仄陋也又智用之而知無不知以之而覺覺無不先也豈有過去茫然而不追者乎斯二志智在天地間生而知之者善用教而知之者善守若生而不知教而不成類乎禽獸者也又何屑屑詢其所以然乎爾戒泐復者所至之地漸佛之場所修者出世之道及今之所以甚於處俗如忌之惡念於虻虵襲於覬佛不另禽獸所以昇而上殿后旋佛前斯

果頂禮乎當此之際志智全忘生死無知死生亦無知前敕住持誠若是乎曾問生死也死生也云何蓋生非死死非生豁然還有覺乎今茫然無知其所以然且今之罪報也人神共怒爲集金帛構是非要虛名不立實效甚蚋蝶之尋芳遊蜂之捕蓋若蚍蜉之慕腥膻於車渠馬足之間不顧網羅輪蹄之厄爾本清蟬翅霄漢麗天風飲高露而乃故低飛而掠殘花啖膾味甚於蜂蟻蝶乎今之罪也在奏愆匿愆觀喜怒乘顏色及盜衆僧用特愚朕以飾已非斯身亡有日矣然死雖有日終未施行於法司且役於厨下以

足衆僧饍設粥飯有虧不備味於湯調致使衆僧饑
虛口澹則法司施行矣故茲敕諭

諭海西右丞阿魯輝

諭右丞阿魯輝洪武十六年四月遼東守將遣使入
奏爲海西事云卿阿魯輝差使審發皮等伸情意言
及烏者野人歸誠朕甚嘉焉且卿所守地方東隘野
人南險高麗北接曠漠惟西抵元營無甚艱厄遂數
千里以神馳寐交雖漢河西竇融之誠何出卿右今
特遣使賚朕至意往勞故茲敕諭

諭正一嗣教真人張宇初

書秘訣與在繼傳不息也其運玄元之真而樞萬靈
如影響則用已之原神以契符訣之妙則繼傳不息
之道豈不脩哉而感應也歟否若是雖善秘書精指
訣雖萬千之熟亦何應哉且爾祖至今繼世名世者
以其禦災捍患也爾正幼年當節脩節潔精魂思與
神通有時則當用之際神必爾赴故茲敕諭

諭安南國王阮廷檜歸省親敕

諭安南國王前者占城之役祇候內人阮廷檜行中
之一爾因爾前王終於占海之濱廷檜留於占國思
歸浮海至於嶺南有司送至朕見淨人授以內臣之

職今六年矣特令省親并養疾若痊王必令再至今
因廷檜朕復諭尚兵相加之役自今已後王無再舉
勤脩睦鄰之道以樂安南之民其福無窮故茲敕諭

諭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等敕

三月初二日捷音至京云二月十八日番寇潰散餘
者見行追襲然此其守禦洮州城池當仔細定奪今
擬西番已得地方寧靜其河州兩衛軍馬止留一衛
在河州撥一整衛守洮州岷州原守軍馬且不敢撥
動但留鎮靜即日鐵城等處人民多不曾納糧當差
地方多有積蓄令軍人哨取以爲自供其洮鐵二城

長陽地方人民切不可留一戶在彼爾當依朕前囑
一應首目歷歷解來乘此軍勢不可再三一了便了
所有隨征軍馬山西已行發回其是的當餘有西涼
寧夏未見發回敕文到日遣回本衛京師陝西河南
軍馬令步軍挾人出來軍馬可盡數在彼收拾零碎
西番然後回還可矣敕諭曹國公西平侯及藍玉總
兵等官知會

又

西番人性多不懷德畏威有之今遍大軍至彼各各
星散失其前日所有少有降者不過面從而已非心

服也敕符到日云及諸將知會毋得私已容留一人
在於洮州地方後爲民患彼中人口多養馬正務要
收拾乾淨不可令人作弊其十八族地方亦養馬多
除端王舊管當差不科外其餘包鎖南等一了不曾
當差人民見一戶出馬一疋少有不從致之嚴令或
遷離本土若令及一二人必有從令者首目絕不可
容下應有發來庶無後患本處事務都了可令岷洮
陝西等處官軍乘此就扎壘州免致再三動衆此事
在於彼中定擬朝中所料未可必然斟酌奉行
又

三月二十日鄭佛兒至京將到曹國公書所言事多
係大槩內言轉運艱辛民力生受更言洮守不守恐
久遠難爲轉運然此處地方皆係漢唐備邊禦侮要
地既逐去本處賊徒若不守禦將久又爲後患必須
守禦其地方人民一戶也不要留在那裏如今守洮
州就將所得牛羊多撥些與軍折作二年官糧也可
地方人十分要打蕩得乾淨阿卜商走在何處若無
處尋他時他只在黑章咱地面那裏有他親多去那
裏問要頽嚙子不問到那裏也要拿來如敕奉行

諭曹國公李文忠敕

御製文集 卷一
即今四川土人以妖惑衆而起延及舊日明氏僞宮
人等皆乘時爲亂京師大軍居下流急不能撲捕到
四川非兩月內不得至爾若回在陝西可摘撥官軍
遣官率領由棧道星夜前去撲滅爾若未至陝西亦
可早回定奪庶免賊熾以安蜀中

命曹國公李文忠提調都督府事敕

大都督府掌天下兵馬其遷選調遣辨強弱知險易
發放有節進退信期度行卒之勞逸察司隊者邀功
若防姦禦侮非止一端於斯職也甚貴朕以貴賞功
其於機也甚密特以機密托之腹心所以都督天下

兵馬謂裁其事耳今府僉事已任左右都督同知都
督未職特以爾曹國公李文忠專行提調府事都府
一應遷選調遣務從爾議然後一同來奏若府官及
大小軍職少有如律者即便究治若有功并如律
者奏毋他隱奉敕往治欽哉

諭御史大夫丁玉敕

前者大軍入西羌萬山將松州已行攻取修城守禦
了當甚是威鎮西夷今議得松州地方山多田少所
種不足所用若令四川民人供給守禦廢有用之民
守無用之地符到之日可設法抽出軍來四川撫養

一會或於保寧立一衛或揀何處緊要所在立一衛
鎮靜四川

又

舊歲命爾西征以今觀之非人事必然甚有天意以
相四川且妖人彭姓者潛妖遯跡暗搆愚民已有年
矣若非命爾率丁氏舊日土兵出境其四川之禍又
非淺淺若丁氏土兵未出境土聞妖作亂乘時蜂起
以四川各衛并都司官機謀調遣甚有不足安能止
妖遏邪今禍亂已平國之福也卿跋涉崇山究心目
夜甚為艱勤然卿未至四川指揮音亮等帥軍不律
將也以備捍大患而禦姦侮如斯不律者安能食祿
受官刑不輕恕於法無疑如敕施行

諭信國公湯和敕

今年春命爾率騎步駐臨清以備北塞所將列侯有
七今令人持符詣軍中提三侯還京所提者吉安侯
陸仲亨江夏侯周德興宜春侯黃彬其有管領馬足
軍士均調與南安鞏昌河南永嘉管領操練務要的
當北上消息常川要知十分南北都要仔細常差人

北平山東往來採聽毋得怠慢謹慎

諭遼東都司發回高麗百姓敕

六月初十日報到高麗龍州民鄭白等率戶以五男婦一十五口來降朕未審爾二將軍識否且高麗今古稱東夷越崇山之險僻居海隅其風甚詐人性多頑况彼奴主分定民人樂土豈有捨桑梓而歸異鄉者耶斯必示弱於我若此一二年間如此者又將疊至深有智焉若我無知其害又非小小敕符到日省諭來民加以公文送回以破彼姦邇者中國方寧正在休兵息民之時其東夷接境在我切無生小隙使彼得爲口舌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臧則師出有名矣其來降切不可留况春秋有云無納逋逃如使互相匿納何時了歇須當發回

諭遼東都司敕

古之能將出禦封疆入衛謹密雖內有姦臣外有詐敵間無入焉奏差來言高麗行禮事斯非慇懃致敬之意實萌間諜之由斯高麗也今古稱爲東夷聖人有云夷狄禽獸也輕交必離重交必絕未有始終者也所以者何其性謀人者多安人者少豈不識彼書之語備在前書并都評議使司公文斯不明之言自

漸而進其知備乎然與外交者可惟三國羊祜是其人也餘多爲所害故臣子無外交之理

又

昔漢唐之四守也滄海之東三韓之地人多狡詐不懷恩意而乃叛服不常非智德之將戍守斯地其鴨祿之西北斥埃於金山彎弧調騎控朔漠以撫女貞雖備也恐虞邇者爲女貞高麗入歸者衆朕將授首帥者職未知重輕特令營陽侯至定遼相度與爾等議可否量重輕使之受官食祿今年四月營陽侯歸彼中事勢及賫到奏目雖列有等第朕猶恐弗精

再差人與爾等議果來文的否若的無他論則下注授之以職若有不當則火速明白寫來奏聞朕當決之

諭遼東都司指揮潘敬葉旺敕

朕觀高麗之爲東夷餘書未詳其性俗備載漢隋唐宋諸史誠可驗也其巧詐多端叛服不常以其輕薄也當漢隋唐宋大治之時其高麗未嘗不爲邊患以招兵伐今高麗逆賊弑其君又詭殺朝使及內官人等不久遣使飾非可謂信乎前者不令來朝彼堅執不聽及其與之期約而乃不遵所約其狀顯然止可

各固封疆使其自然今爾等手握雄師戍守遼左不思制人之術而萌爲人所制之機果何智哉高麗既不如我約令却使者歸高麗則當復以禮成差有名望者來朝則事大之誠必可孚於我衷今貢不如約又詐以虛文行移入我邊守雖曰其性輕薄於斯之爲深有機焉爾等不止於邊擅令入城又擅令同周誼來者先歸此必諸將甚中奸誘賄賂動搖朕細思之則他日爲彼所害於爾者又非淺淺今後毋令擅自入境如有來者止於邊待後使歸首將不許見今後若有貢賦前來仍於邊上止歸不許入獻且令自

爲之爾等如敕毋得違爲以干憲度

又

禦邊之道務在深思所以深思者必欲審勢量度奚張威武孰使懷恩斯二事必見機而作庶幾制人前者高麗不如約是後假以計稟事件差人詣遼覘視今留周誼在朝遣通事歸爾等善待縱之此人親賫周誼書往更約以完禮來貢若此去再不如約而乃妄差人來就邊止回不許入境且高麗昔在漢隋唐間時降時叛時出輕騎擾邊若善與相交既久彼又密令廣賫物貨招誘戍兵故事在漢高帝時雖不的

爲實衛滿同於高麗若此今縱與之來不可不備也
故茲敕諭

勞西河衛指揮敕

西河之地勢控戎羗番漢同居儀風不一土民性勁
動以兵加昔君命守斯地非恩威兼著者何能畏服
者耶爾某官自朕命往戍幾年于茲威聲遠振番漢
寧居近悅遠來皆爾之功特敕勞之故茲敕諭

又

河州之域也羗戎雜處番漢同居鳥鼠一穴之地亦
邇焉其土人性務爲盜殺伐無時非智謀不禦卿當

守此必外張威武內懷多仁則羗戎服矣爾其慎哉

勞西涼衛指揮敕

朕惟涼州之域北控胡人於朔漠西南制羗戎於鳥
鼠同居之所卿守是方即今暑退金生嚴凝之氣將
至憫爾禦邊之勞差人往諭慎守勿怠

勞寧夏衛指揮敕

寧夏之邑背山面河昔人界之以爲險拒趙宋者趙
元昊是也今我大將軍掃清沙漠朕命卿守之此地
關內之北門胡人之前戶慎備秋高縛胡必有日矣
爾其深謀哉

勞北口衛指揮敕

朕惟幽燕之北群山輻輳以斯口稱爲古北天造之險所以限夷夏也可謂信之矣卿分戍此毋以險自恃必斥堠分明務在制人不制於人智哉

勞四川衛指揮敕

川民之所以頑其恃在四山環之昔所以蠶叢魚鼈專之以爲國爲此也自秦得之後每入中國斯化之及也今命爾守是方務懷仁以撫之民樂矣爾其敬哉

勞福建衛指揮敕

八閩之地曠民好嘯聚凡守此者非智勇者不易今卿當此方面之重必晝夜籌策撫善繩頑則爲將之能者也戒慎之

勞海南衛指揮敕

曩自戡定以來人皆臣服然當此之際必居安慮危方稱保民之道前者命爾戢兵炎地固守疆圉朕恐爾恃滄海之險曠城隍之高深忘備肆逸特遣人往諭且滄海之曠也人將以爲險朕謂非險也其海濱迤西及南諸蕃蠻貊國無大小環而王者不知其數矣海之曠吾與共之設有揚帆浮游奚知善惡者耶

必加嚴備乃無警於民策之善者汝其慎之

勞廣西衛指揮敕

朕惟桂林之域左蒼梧而右蠻溪地多煙瘴命卿戍守已有年矣今當盛夏遣人往諭爾其撫士卒調飲膳勿使瘴癘有乖卿其慎戒之

勞昌國守禦千戶敕

東溟中有奇甸環數百里民有生於是者樂於是是以古人置邑曰昌國設守令以牧之戍兵以護之斯土海環四維非舟不達所以防者防水賊也前數年命卿守此久失存問特遣使往勞卿其相機防禦以

妥吾民故茲敕諭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八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九

敕命

考功監令敕

丞同

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列布華夷各人如所在宣朕命署政事已往者十年其間最否未知必稽其所以方明故設考功之名爲監其職者非心腹不佞事可委令者安得而專其事焉於斯之職甚微於斯之要甚切所以切要者言其大小之職必由此而黜陟焉若非人而職此必佞大而賂小以全其考愚君枉法非止一端故在選人而得人方稱斯職朕於斯監

非不再搜才能奈何空眼無知是謂得人之難爾某
非愚下之才但委是職以驗平生於戲公私黑白惟
丈夫者別之愚下混淆安能昭著今特命爾為考功
監令戒哉戒哉

中書舍人敕

書之原由來八卦始代結繩經倉頡而備用博便天
下其書也萌大聖而茂賢能世非此者艱為事理若
此者盡天地之有無亘古今之興廢云後先之否泰
陳三綱而立五常代君命如親行使臣民見之無不
稽首鞠躬於斯之見書之功豈小小哉假如先書之

天地無知後書之天地天地也先書之聖人無有後
書之聖人聖人也非有志之士不能成其書所以唐
宋特設中書之職爵俊秀而集羣英以書備敕命而
昭示天下於斯之職不為不重而故重之朕法前代
官如焉今特命爾某為中書舍人勤政毋怠

東宮官敕

洗馬
中舍

前代擇人以從嗣君事各有任所以任事者何謂發
先聖之聰明闡哲王之心志以基將來人主之厚德
若斯輔之人必通聖智廣學問則可今洗馬乃先驅
之職中舍乃
周旋於職雖微若非端正豈可近乎今以爾某為洗
馬

中爾其動靜合宜問對誠實則身家昌焉

兵馬指揮敕

副指揮同

今之兵馬司卽宋軍巡使其爲職也禦風火察姦盜禁城人衆謹關鍵驗出入使真僞俱分餘無狂暴以康善良之居若膺是任非機智速疾人莫可測者豈輕授焉然世無全才爾某頗達變通特授爾某官毋得假公營私以積後愆務公勿怠

翰林院典簿敕

翰林院之設歷代本官賢志文學之士然而代制君命出入書籍官吏俸給日用紙劄上下行移若非案牘之明則無稽於歲終有愆於諸職事者故有典簿之設今朕命爾某爲翰林院典簿爾當奉行毋怠

翰林院典籍敕

官儒於翰林院則有典籍設焉所以典籍者專掌已入院閣之書歷代重其事者何蓋謂紀載先聖先賢之道古今帝王名臣必待學而知之若非永固則後人失學矣所以官人以司之正欲精匱閣之方明數目之多寡易於檢討今朕命爾某爲典籍務勤勿怠

國子監助教敕

古之設學京師曰太學其所以教者百官之子及民

間之俊秀君所以敕教之者欲國之人才備故有人
繁業衆以其師者數人不能徧教特有助教設焉若
職於此者必得頗通性理勤覽羣書方稱斯職非若
是而不可某今授某官既承命勿怠

王相府長史敕

古君分封諸子藩屏國家先擇人以輔之故有長史
之設其爲職也府中一切事務無不周知導王以仁
永王之國若如斯者良哉某今授某相府長史爾因
儒授此職任雖未見忠良若何止以目前之學用爾
爾當竭乃志盡乃心勿汙先賢之道徃輔之勿怠

王相府審理正敕

副同

古者列國天下一王綱而繩愆謬故法不外施此諸
侯王之道今王國應設刑官特以爾某爲某相府審
理正既承朕命當權衡其心使神明昭鑒焉務公勿
私毋怠

王府典寶正敕

副同

昔者君天下符契爲先所以取信於臣民也今親王
朕授之以寶合設官以掌之今特命爾某爲某府典
寶正爾尚恪勤乃心日奉勿怠敬哉

王府典儀正敕

副同

古者諸侯王各居其地天子命禮諸侯遵守而行之於國故有典儀之設朕法古封建於王國亦當設官今特以爾某爲某府典儀副爾當精周旋之道進退之方使上下禮節焉務勤勿怠

王府良醫正敕副同

古者諸侯王皆有醫藥之官以其辨食用而謹調和不致食非食而飲非飲此古之道今朕以爾某爲某府良醫副爾當一古人之法以永爾職爾惟懋哉

王府工正敕副同

工正之設古人以之而掌營繕必得憐民之疾苦者

庶不致曠費料材而濫役也今王國各設工正所官以爾某爲某府工副爾當惜材撫匠以稱斯任往慎哉

王府典膳敕

世人之命飲食也備品以用之別貴賤也所以君用必職以司之使烹調合宜不致食非食而飲非飲其諸侯王亦有宰膳之官以其重願養也必得精潔勤慎之士可今命爾某爲某府典膳爾宜敬哉

王府司醞敕

酒以表神明於上下悅人情於古今所以重酒以設

官為斯若膺是任者必清潔其醞所滌利其用具當成之際使馨香室野足以格上下方稱是職今以爾某為其府司醞慎哉

生藥庫大使敕 副使同

古為國者其於藥餌必集以待公私濟急今朕亦有生藥庫之設若欲用人必得識品類者方為是任今以爾某為生藥庫 大使 爾其收貯如法出納精專爾惟懋哉

抄紙局大使敕 副使同

鈔無古製始宋用元兼行子母大利天下然製造之

法不難欲人無犯豈不艱哉所以不難者一蔡倫之工於今之時孰不為之國之用行天下改色飾文禁民勿偽故設抄紙局官人於斯使督工有成抄造尤精必得人而後已今命爾某為抄紙局 大使 敬慎毋怠

織染局官敕

織染之工浩大所用者皆民之歲供若官良臣以司之則民無橫科色疋如式若非良臣而貪汙職者則民之受擾物不如式古者因是設局命官使工無曠日物不妄費今朕亦體為之命爾某為其官爾當公

務業誠保身慎哉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九



